

海上

如此
繁华

王德威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Urban Splendor

如此繁华

像王德威，他很红，当年大家不认识他，现在他的学问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中排第一位，在台湾和内地来说都很了不起。他把我的东西发扬光大，我夏志清下来以后，他就是我的接班人了。

王德威在念书方面是超过前人的，他大陆、台湾、香港的作品都看，看得眼睛都坏了，写了那么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很简单啊。

—— 夏志清

王德威涉猎广、起落有据，因此行文信心十足，不必以文评“切口”为脂粉，也眉目分明，自得风流。

王德威文字有奇气、有识见，瑰丽、细腻、幽默之余，还征信昭昭。学术论文，堪可一读再读者不多，他是个难得的例外。

—— 刘绍铭

上架建议

人文学术·散文随笔

易文网：www.ewen.cc

ISBN 7-80678-511-6



9 787806 785119 >

定价：28.00 元

海上

如此
Splendor
繁
华

王德威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此繁华/王德威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4
(海上风)

ISBN 7-80678-511-6

I. 如... II. 王... III. 小说-文学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I207.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1853 号

如此繁华

王德威/著

责任编辑/欧阳亮

技术编辑/张伟群 丁多 装帧设计/王慧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40×965 1/16 印张 19.25 字数 231,000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书号:ISBN 7-80678-511-6/I·52

定价:28.00 元

序

王德威

城市与文学是现当代文字研究的重点之一。针对这一议题,过去十多年我曾写下不少文章,现在选编成为一集,交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这些文章基本围绕四座城市——北京、上海、香港、台北——而作。藉着文学,尤其是小说,我探勘这四座城市的历史脉络、城市与作家的密切互动,也描述文字所演义的都会丰采。书名“如此繁华”,无非点出城市一文学的本色。北京、上海、香港、台北这些年所曾历经的转折,和所引发的丰富想象,足以让我们思索城市的盛世往往有若传奇,而传奇背后的种种跌宕起伏,尤其耐人回味。

《洛阳伽蓝记》里的洛阳、《东京梦华录》里的汴京、《扬州画舫录》里的扬州:一晌繁华过后的痕迹,唯有文字。某一天,王安忆《长恨歌》里的上海、张北海《侠隐》里的北京、董启章《V城繁盛录》里的香港,及朱天心《古都》里的台北,或将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对这四座城市的最佳回忆?

本书原在香港出版,收于刘绍铭主编的天地出版公司散文系列——虽然绝大部分的文字都是学术论文。承蒙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上海书店出版社王为松先生的热心主催,现在推出简体版本,内容方面也有所更动:增加了论述北京的文字,论上海和台北的部分则重新编订。谨此,再向刘绍铭教授、天地出版公司颜纯钧先生、罗岗教授、王为松先生,敬致谢意。

目录

序 / 王德威	1
北京篇	
荒谬的喜剧？ ——《骆驼祥子》的颠覆性	3
世俗的技艺 ——阿城论	13
再见《青春之歌》，再见	30
北京梦华录：北京人到台湾	41
京剧的粉丝，站出来	54
上海篇	
文学的上海，1931	63
从“海派”到“张派” ——张爱玲小说的渊源与传承	72
张爱玲再生缘 ——重复、回旋与衍生的叙事学	88

海派文学,又见传人	
——王安忆的小说	102
四读王安忆	121
香港篇	
香港	
——一座城市的故事	145
暴烈的温柔	
——黄碧云论	169
腐朽的期待	
——钟晓阳论	189
香港,我的香港	
——论施叔青《香港三部曲》	208
香港情与爱	
——回归后的小说叙事与欲望	217
台北篇	
华丽的世纪末	
——台湾·女作家·边缘诗学	239
跨世纪,小说台北	265
冷酷异境里的火种	271
陈映真的《归乡》及其他	291
命运的经济,末世的清算	298

— 北京篇 —

【荒谬的喜剧？】

——《骆驼祥子》的颠覆性

作为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老舍（原名舒庆春，1899—1966）显示了两个相生相克的形象。虽然今天使老舍闻名于世的是他的《骆驼祥子》（1937），可老舍的声誉最初是建立于诸如《老张的哲学》（1928）及《离婚》（1933）等滑稽小说之上，而这些小说也 为他赢得了“笑王”的称号。我们当然完全有理由将老舍视为人道主义写实作家，但这种看法使我们忽略了他的喜剧才华，使他仅仅成为鲁迅等人所开创的“正统”现实主义流派中一个优秀实践者而已。实际上，真正使老舍有别于其他现代中国作家的，不是他对社会弊病的客观暴露，而是他通过滑稽与闹剧笔法对社会弊病所作的嘲弄。这种嘲弄笔法的力量来自老舍对笑声和泪水极其自觉的夸张，以及他戏剧性地显示或颠倒的道德和理性价值。而蕴于其下的，则是老舍对已约定俗成的“写实—现实”主义的一种颀颀、对话动机。

老舍于1899年出生于一个穷困的满族家庭。其时满族的出身早已不再能保障其社会特权及前程。老舍的父亲是卫戍紫禁城的卫士。庚子事变时，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已先一步西逃，老舍的父亲却莫名其妙地死于紫禁“空”城保卫战中。老舍和他的母亲在极侥幸的情形下，身免于难。值得注意的是，在老舍的回忆中，这些幼时的心灵创伤所引起的讪笑多于悲哀。当他叙述他父亲为一座空洞的皇城所作的牺牲，以及他自己出乎意料地虎口脱险的经历时，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悲怆，还有一种无边的荒谬感。

这种荒谬感成为老舍作品中幽默的基调。老舍的笑不仅针对一个充满非理性的世界而发，也针对陷于这一世界的老舍本人而发。他不仅对表面可笑的题材大肆发挥，而且要刺探那些原应引起愤怒和眼泪的题材里的喜剧潜流。当老舍以自嘲的口吻，叙述自己作为民国时代满族边缘人的生涯、贫困的家庭环境、孤身任教海外的经历（1924—1929），以及他（由于在英国教书及在美国旅行）错过中国近代史上两次最重要的事件——五四运动之后的岁月和中共取得大陆政权——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听到这种模棱两可的讪笑声。

但老舍或许是在“文革”中才爆发出他最令人瞠目结舌的笑声吧？在被抬捧为“人民艺术家”多年之后，老舍在“文革”高潮中发现自己成了“人民”的敌人。当一切事物突然被剥夺了原有秩序及理性后，世界上唯一剩下的，大约只是夹杂着阵阵鬼魅蹉笑的无限混乱而已。老舍的自溺而死或许并非意外。对“笑王”而言，自杀总结了他充满反讽意味的笑的哲学。自杀将他的嘲讽（及自嘲）中所含的自我毁灭倾向推向极端；自杀也同时对他在生活中所经历过的种种荒唐事件，表明了一种最终的蔑视。

《骆驼祥子》不仅是老舍创作生涯中的里程碑，而且也曾被誉为现

代中国小说中“正统”写实主义的一座高峰。这部小说记录北京一个年轻诚实的黄包车夫——祥子——堕落成社会弃儿的过程。老舍有力地控诉了社会的不公,同时对下层人民追求幸福时的希望和绝望,表达了深切同情。书中大量的北京风俗纪实,也使这部小说成为老舍对故都的乡愁礼赞。与老舍早期的长篇小说像《老张的哲学》、《牛天赐传》等相比,《骆驼祥子》在文体上呈现了突出的变化。我们在其中既不见一系列滑稽的人物,也不见插科打诨的闹剧行为。相反地,我们见证了人类在不可抗拒的环境中,所作的徒劳斗争。老舍对现实的悲观犬儒态度及宿命信念,在这部小说中如此呼之欲出,使得以往评者多从左拉自然主义的角度来阅读这部作品。然而,在这部小说的叹息及眼泪背后,我们似乎也听到一种捉摸不定的、暧昧的笑声潜伏左右。用老舍本人的话来说:“生命是闹着玩的,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

祥子是一个生长于北京贫民窟中的孤儿。他年轻诚实,唯一的大志就是希望能够拥有一部黄包车,而且他的确具有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为了实现理想,他勤奋地干活。他的自尊心使他不屑于像同伴那样堕落于吸鸦片、逛窑子。但在小说中,当他的理想刚刚实现,就被一件偶发的军阀拉伕事件所中挫,黄包车也被夺走。尽管如此,祥子后来仍设法逃出军营。出逃时顺手牵走三匹骆驼,并将其贱价出售,因此得到了“骆驼”的绰号。这一盗窃行为虽然情有可原,却损害了他的正直性格,也标志着他堕落的第一步。

这件事仅仅是祥子厄运的开端。老舍似乎决心让他的主人翁在遭受最后打击前,先经历形形色色的困厄。祥子与车行老板的女儿——丑陋而且霸道的虎妞——的婚姻就是这样的劫难之一。祥子从未喜欢过虎妞,但虎妞一天晚上在祥子酒醉时勾引了他。事后虎

妞佯装怀孕，其父信以为真，将她逐出家门，祥子因此不得不与她结婚。祥子的勤奋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报偿。他的新雇主曹教授是个好心的社会主义者。但祥子的好日子没过几天，曹教授就被控参与阴谋活动而遭警察抄家，祥子的积蓄也全被一个无耻的侦探私吞。在消沉之中，祥子开始抽烟、酗酒，并混迹于从前他所鄙视的那些黄包车夫之中；他甚至从一个临时雇主的妻子身上染上了性病。然而，祥子的不幸并不于此结束。虎妞死于难产，祥子唯一谈得上话的朋友，卖身养家的邻居小福子，后来也自杀了。这一切最终使祥子陷入绝望。

以往的许多评论或赞美老舍对被压迫者的人道主义关怀，或强调老舍对下层社会自然主义式的描绘，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骆驼祥子》的形式结构问题。至于这部小说与老舍喜剧作品之间的关系，则几乎无人论及。有鉴于老舍最令人发噤的作品往往奠基于他对人生最冷酷的观察，我们不禁要问：在《骆驼祥子》中，老舍是否仍暗暗沿用了这一“喜剧”手法？是否这部小说在对人生的自然主义的描绘后面，有某种凄厉幽森的“喜剧”力量作祟？

老舍在描写祥子的堕落时，运用了一种很传统的喜剧模式，即经由某种机械力量的作弄，使得原本有活力的人或事物变成僵化的“东西”。从这个观点来看，小说首要表现的是一个黄包车夫和他的黄包车之间的“爱情”。尽管祥子想拥有黄包车的小小欲望本身无可厚非，但他表达欲望的方式无疑是十分浪漫，而且可能过于浪漫。这使得他和黄包车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在引人侧目。由于祥子简直将他的黄包车当成了心上人，我们可以探讨小说因此所产生的喜剧性基调。在老舍的正宗喜剧作品中，我们已看到一系列迷恋于金钱、书画、做媒、爱国主义、“现代妻子”等事物或概念的正反面人物。他们的行径皆因

“执迷不悟”，而成为我们的笑柄。祥子只是这一系列人物中的又一个角色罢了——尽管他是以一种偏执而令人悲哀的方式加入这些人物的行列的。

不仅如此，祥子堕落的开端无疑已充满了闹剧元素。虽然我们不同意祥子的盗窃行为，他的质朴性格和他的环境却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愿意宽恕他的错误。然而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我们意识到祥子失车及此后盗窃骆驼的行为，只是一连串灾难的前奏而已。自此以后，祥子的厄运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接踵而至，甚至达到了机械重复的程度。命运三次使祥子几乎实现拥有黄包车、金钱和心爱的女人的愿望，然而每一次都以祥子一无所获告结束。在小说中祥子遭到军队的抢劫，秘密警察的骚扰，顾客的虐待，虎妞和另一个女人的引诱和玩弄，以及车行老板的欺骗。他沉溺于赌博，性病缠身，最终无法从事他曾经热爱过的职业。他不仅两次失去黄包车，而且失去了妻子、儿子、恩人、知己和自己的财产，最后甚至丧失了自我。

在经历这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厄运过程中，祥子竟以一种新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他灾星高照，注定了逢吉化凶；他成了霉运当头的扫把星。祥子的一系列灾难令人“目不暇给”，也导出了小说荒谬的喜剧性质。老舍意在控诉缺乏正义和同情的社会，却出人意料地引发了一种恐怖幽默效果：如同卓别林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倒霉鬼那样，骆驼祥子最后演出的是一出阴森滑稽剧。在小说开始时，我们但愿祥子能交上好运，摆脱灾难。但当祥子每况愈下的境遇成为必然重复的情节，而且偶然事件成为促成祥子灾祸的常用手段后，小说的悲剧张力逐渐消失。我们原本的焦虑与同情逐步耗尽，取而代之的竟是一种不断增长的、带有讽刺意味的好奇心：我们想看看祥子的境遇究竟会“坏”到什么地步。祥子的灾难如此引人注目，他的失败者形象势必可

纳入伏尔泰笔下的老实人赖第德和冯·伽米索笔下的受气包行列。他们经受着一次又一次荒谬无情的考验，终使罕见的磨难成为“奇观”，非人的痛苦成为“传奇”。

我们对祥子看法的改变，不仅显示了我们自己心理自我防御机制的作用，而且显示了老舍本人对人生的不合理现象，所持有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老舍以往的喜剧或闹剧善于堆砌排比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及概念，或颠倒嘲弄价值的标准及社会道德的规范。《骆驼祥子》的重要性正在于他大胆地以喜剧叙事手法，来叙述一个纯粹赚人热泪的故事。无论小说的煽情悲剧色彩如何根深蒂固，老舍对祥子（及其他人物）所受磨难的过度暴露，以及他刻意地将有活力的人贬为行尸走肉的做法，势必产生一种荒谬的、令人黯然或愤然失笑的效果。

老舍的早期小说运用狄更斯式的手法，以及晚清谴责小说中的荒唐滑稽笔触，夸张社会弊病。《骆驼祥子》则变换了喜剧一闹剧的叙述方式，要用最极端的眼泪代替最极端的笑声。然而在老舍引出的眼泪和笑声背后，永远隐藏着相同的强烈冲动，一种接近恋栈混乱和自我否定的强烈冲动。煽情悲喜剧(melodrama)在探索已经失去的道德及行为规范的名义下，滥用泪水；而闹剧则就着道德及行为规范的沉沦，产生狂纵无度的喧笑。《骆驼祥子》处于煽情悲剧和闹剧交界处，其令人涕极而笑的程度不亚于《老张的哲学》令人笑中生泪的效果。这两种小说中呈现的戏剧性荒谬（和恐怖）均来自老舍对于现实含义本体性的怀疑，及其对于任何人间努力的嘲讽态度。

作为一个陷入无情环境中的浪漫主义者，祥子是老舍笔下知识分子角色——诸如《二马》中的马威和《离婚》中的老李等人——的一个卑微不幸的翻版。祥子如同马威和老李一般，没有意识到在一个充满不义和腐败的社会中，任何实现理想的企图都将变成无意义的

笑话。祥子受骗于自己的奢望,而这一障蔽从犬儒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十分可笑的。在理想的驱使下,祥子性格中的愚钝性显得多于悲剧性。小说结尾时,读者清楚地认识到世界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任何理解世界的企图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似祥子般的浪漫主义者只是由于自我撇清或欺骗,才没有及早认识到这一不言自明的真理。

另一方面,祥子的妻子虎妞也是老舍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喜剧”人物之一。这个胖大丑怪、脾气暴躁的贫民窟“女皇”,个性中充满了闹剧潜力。老舍对虎妞的卑视到了恨极生爱的地步。虎妞自私的父亲为了让她为自己管理车行,使她变成了老小姐。然而虎妞最终以引诱祥子并与之结婚表示了反抗。生活使她变成了“另一个怪物,既陈旧又摩登,既是闺女又是妇人,既是女人又是男子,既是人又像野兽”。她的脸色每每随着她的化妆技巧由铁青变成黑红,而她的食欲和性欲永远难以得到满足。作为泼妇,虎妞脱胎于《柳巷的》中那个殴打丈夫和公公、虐待家族中的女人、并利用基督教名义控制全村的闹剧女骗子。这两个泼妇都怪诞不经,既使我们感到可怕,又使我们感到可笑。虎妞的喜剧面在她与苍白无力的小福子配对时,更得到充分发挥。虎妞与小福子这两个人物的体格和个性本身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处在一起时,她们演出了一段恶欺善的自然主义好戏,同时也加插了一幕母老虎强压小可怜的黑色喜剧。

黑色喜剧的意味甚至可以在老舍处理虎妞之死的手法中看出。由于年龄过大及孕期营养过度,虎妞腹中胎儿极大,导致难产。在短篇小说《抱孙》中,老舍描写了一位婆婆在媳妇怀孕期间为其大事进补所造成的可怕结局。在《骆驼祥子》中,老舍用同样的喜剧手法,辛辣地叙述虎妞如何贪食无度,如何养尊处优,不做运动。这些都预示着